遜學齋文鈔

遜學齋文鈔目錄

卷三

卷下

文[illegible][illegible]南撫發安徽序
送倭艮峯先生序
送蔣侍郎巡撫廣東序
送鄧伯昭入蜀序
送汪仲穆序
田母吳孺人七十壽序
林氏族祖姑七十壽序
祝還湄翁六十壽序
陳母姜孺人六十壽序
蔣玉峯先生六十壽序
曾竹史先生壽序
陶孺人九十壽序
黃母吳太夫人八十壽序
李太夫人七十壽序
胡太淑人八十壽序
譚封君八十壽序

宋恭人九十壽序

瑞安孫衣言劭聞

送林輯甫揀發安徽序

嘉慶道光間吾瑞安仕宦有名推林觀察敏齋先生觀察以甲科翰林出爲郡守至監司歷官所至政績禄著而尤嘖嘖在人口者爲重慶知府時當川楚亂後嘓匪尙出沒川中能不動聲色先事設機折其牙蘖亂以遂已及守天津府當大潦之後以荒政救百二十州縣流民七十七萬人建議盡糴奉天臺灣商販之米爲平糶近畿得不饑蓋公之所治皆當兵荒禍亂之後他人所困苦無計而能從容設施愈益發舒不窮而有利於民如此觀察之孫輯甫今年以縣丞謁選至

京師與余同居常喜為余言觀察軼事蓋輯甫自幼從觀察官所觀察之所為輯甫固目覩之會安徽州縣缺輯甫以揀發往自廣西賊出其巢穴破兩湖順江而東首陷安慶雖旋即棄去而所過州縣蹂躪殘破多矣飢民奸宄乘間嘯聚所在益甚今日之安徽固亦在兵荒禍亂之後觀察之所設施可思也且輯甫嘗為句容丞矣道光二十八九年瀕江南北皆浸於水輯甫勘視其縣災獨能無所欺蔽官不妄費而民以甦是輯甫固已自為之矣輯甫之所已為者如此其得於觀察者又如彼然則今日之安徽人之所難輯甫之所易也觀察為重慶時總督裴平蔣相國言於 天子曰惟林某明幹實心嗟乎此觀察之所以可稱也余故於輯甫之行述

所聞於輯甫者以送之時咸豐三年三月也

送倭艮峯先生序

艮峯先生與予同直上書房者將逾年意相得也然予嘗言諸 皇子在上書房讀書辨色而入日晡而退每日習國語蒙古語關數石之弓畢則師傅授之書自四子諸經史以至漢唐以來之文章杜甫韓愈李白之詩及近時場屋之所謂試帖名人之書法無所不學一日所讀書積几案上盈尺所少亦十數卷卷讀數十百遍讀已則背而誦已而復讀校時刻按程品而恐其不給雖其年稍長可與言義理矣然掩卷而不能誦則不謂之讀也盡一日之力而無須臾之暇以優柔之講貫之起而視日影至其時則可以捲書去矣教者以爲然學者以爲然夫諸 皇子之爲學與士庶人固不同矣

士庶人之子弟以爲記誦詞章也以爲將應有司之求也然亦陋者之所爲苟有志於學則不如是矣諸　皇子之爲學則異矣義理之不明事務之不講古今成敗之不知皇皇於口耳之閒以求畢其日力教焉而不知其用學焉而不知其味蓋非所以爲學也閒爲倭先生言之先生以爲然既而質諸人人則曰此法固然也夫法則固有然矣然而始之爲法者必有意焉不求其意而但循於法此未嘗有法也苟託於法以自便者之所爲也彼以爲求其意其事將有不可窮而功固不可卽效法則固有其迹焉循循於其迹人以我之固有事也而我猶得自處於無過然而天下之事潰敗糜爛於冥昧之中而不可爲者大抵循法而不知其意者之爲之也

豈獨學之一端哉艮峯先生在書房旣久有盛京禮部侍郎之 命盛京國家興王地其民敦厚而質直易於爲教而禮部之職有化導涵養之事焉又以留都節目疎闊異於京部之爾書荷促不可以行吾之意也以先生之學舉其法之大端而精求其意則於國家根本重地所以正人心厚風俗者其爲益非徒書房之比也然吾聞今日之爲盛京者乃往往樂其簡易以爲無事夫以爲無事則亦所謂託於法以自便者矣此必非先生之所爲也於是同在書房者七人於先生之行治具以爲別而予復申所嘗與先生言者以爲之序咸豐丙辰八月書於澂懷園

送蔣侍郎巡撫廣東序

同治五年之春 天子命今廣東巡撫 湘鄉蔣公以浙江布政使視師於粵浙之士民相率籲留於巡撫馬侍郎侍郎爲請於 天子未一月復 命以蔣公爲廣東巡撫於是浙士民復走相告曰始 天子命公視師其可留今爲巡撫則封疆之臣蔣公必行浙之人其何賴焉瑞安孫衣言曰此天下之望也浙之人何私焉夫英吉利之爲中國患也夫人而知之矣中外大臣與四方智謀之士圖所以制之卒未得其術於是豢之以財賄柔之以羈縻以爲可以少熄而其驁桀偵伺如故若未嘗一日忘中國然則夷禍遂不可振乎曰是不然自古夷狄之以詐力毒中國而不稍出於禮義者

必滅於中國此天之道也然則於何滅之曰於廣東發難之始也亦天之道也虎狼龍蛇之怒人固莫之敢攖及其遇山澤之民通其嗜好而籠其性情則可以機阱籠畜烹而食之英吉利以自古不通中國之蠢夷特其船礮之利越重洋萬餘里構禍於中國中國沿海之民視之如鬼神畏之如虺蜴忠臣讜於上猛士奮於下十餘年矣尙未得其要領獨廣東之民與英吉利狎處數十年之久知其材力之所及而亦知其所不能知其器械之所長而亦知其所短狎之如犬豕玩之如嬰兒且廣東之民仗義而好氣而其恨英吉利也入於骨髓以仗義好氣之民挾骨髓之恨而又知其性情嗜好與其材力器械之所不足則異日之滅英吉利者必廣東也道

光十八九年英吉利始欺琦善於廣東至今將二十年矣天道一世則小變而蔣公以天下名將爲封疆大臣適當其時蔣公之治兵也嚴而其蒞吾浙也得民心得民心與治兵嚴皆制夷狄之道也然則雪中國之恥去天下之患於是乎在浙之人何敢私焉於是蔣公將行遂書以送之

送鄧伯昭入蜀序

漢王與項羽東面以爭天下蕭相國守關中主給軍食諸侍巴蜀之衆而秦之初强惠王實用司馬錯計先取蜀遂益富饒輕諸侯其後方船積粟起於汶山循江以下王剪白起卒以舉五千里之荊而巴寡婦清以窮鄉女子至爲始皇所客爲築懷清之臺當其時天下分裂利害有無闊不相管而秦漢之興皆藉巴蜀之饒取雄天下後世或席全盛之餘魚鹽山海之利足以相與灌注或一二方用兵海內并力非如秦漢之際仰給一隅而巴蜀財利徒以委輸西南旁近宜其寬然有餘然所謂巵蠶丹砂銅鐵竹木之器南御滇僰西近邛笮無所不通者今顧異于古所云耶五行百產天地之精華

無時而竭豈取之非其道而用之非其法耶膏腴蘊積之久而蠶生焉其始之充實美大而卒銷耗于無何有者其理固有然耶抑余聞之蜀西南天險陸出劍門斜谷棧道千里水由岷江下三峽瞿塘灧澦之阻自中國行旅仕宦動色相戒視爲危途而絕域荒遠無知之頑民操其奇邪不經之說攘臂往來如在衽席以愚吾民以網我貨利豈險阻固不足恃邪而三江五湖舟楫四達顧有熟視恫疑逡巡卻走者抑又何邪豈夷塹之故一皆視乎人邪夫蜀之爲蜀以其爲利于天下也我不能資爲利而人乃從而利之矣至于人從而利之而天下之害又將在于蜀矣今方伯新甯江公奉　天子命移藩三川我同年生新化鄧君伯昭實輔以行于是駱

公秉章爲總督牛公樹梅爲按察使皆賢者也今江公又賢也而伯昭實與俱西蜀之利其遂不能興而害其遂不可已乎伯昭與江公至蜀其爲我深思而熟論之也

送汪仲穆序

陽湖汪賦仲穆將行先數日造予而問瑞安之山水與民之所習尚若何予為言我瑞之山奇而水清多長山深谷民生無仕宦之慕無商賈之事男子耕農女績紝躬井臼以自給其俗雖樸以嗇然浮淫誇誕之觀亦非所屑也又其人往往聚族以居父子兄弟相依倚老死而不相離仲穆聞則大悅之與予約以為他日將舉家居焉仲穆所生長吳中一都會四方賓客之所輻輳織作冰紈綺繡之物麗天下又其人士秀異好文章有友朋之盛而仲穆不以為樂顧欲自遁於深山長谷之間是其心誠有以自得者耶夫仲穆於我瑞之水土風氣僅僅聞予言非必親見而孰知之而已慕好勇往如

此如子者生長於其間顧獨輕棄去之而役役於世而久之不歸是誠未可以已耶仲穆行矣其心之所自得既如此雖誠能來居我瑞與否不可知要其於深山長谷之樂日且益近而生於其間者唯是水土風氣之美日往來於夢想之中其視仲穆眞若逌然不可及也已

田母吳孺人七十壽序

慶元田君慶餘樸而文以拔貢游京師而最與余善居二年將南歸迺述其祖母吳孺人之節請予言以爲壽於是吳孺人年七十矣始孺人年十七歸於君大父西林府君越六年而西林府君卒年三十有子二人長者六歲少者一歲而孺人年始二十三孺人憐其夫思所以成其子撫而教之無遺力越四十有七年至於今而子六歲者五十二二歲者四十八有孫二人長者三十少者二十八而二曾孫少者亦五歲矣而孺人壽且七十方孺人之始寡以踰笄之年襁數歲之嬰童丱呱泣而欲俟其子與孫之成於數十年之後其歲月可謂遙遠也至於今既見其子之成與孫曾之相與繼起矣

而回憶數十年之前所以撫而教之者其用心與力可謂多且久也夫人之相期以壽至於百年而止矣而百年之中或幸而履常處順玩焉忽焉則雖以丈夫有爲之躬其無足把翫無異於旦暮耳如孺人者自其七十逆而溯之至於二十三之時前後五十年間其顛頓震撼之狀與夫恩勤鬻育之勞自孺人思之而歷歷可指也自其子若孫思之而尤歷歷不可忘也於虖此則孺人所謂壽矣詩之祝女子曰無非無儀而恒之爻辭曰恒其德貞婦人吉爲婦人者固不樂見其善至不得已而以善見則必出於貞與恒而後謂之吉焉如孺人殆足以當之孺人信志植節卒康其躬有子孫之樂有效固之壽自此而八十而九十而期頤貞恒以吉理宜未艾

其數十年顛頓𨺗撼之況孺人既有以自慰矣至於[illegible]
育之不可忘則子孫之事也田君之賢將必有以報[illegible]
無窮者而區區以年壽相夸說者猶世俗之見也田君其[illegible]
之哉是爲序

沈氏族祖姑七十壽序

孫林沈世姻而孺人於余爲族祖姑林氏之居曰漁塘今余居雖異村然相違不一里而余居與林氏屋東西正相值余屋後有山逕可達林氏屋由余居望林氏屋隱隱叢樹中孺人長我太宜人十有一歲而尤親我太宜人常攜其少弱女遵山逕就我太宜人太宜人亦愛之來則在我家飯談竟日望日西下垂及林氏屋則扶攜歸矣太宜人既喜治家人事而孺人又農家每來即爲太宜人言田間禾稼收取多寡穀價貴賤果蔬瓜蓏之屬何者成熟可食鱻魚蝦蟹何者可以時蓄藏及其子女諸婦鍼黹織紝日夜若何程度已所以教誡之者云何雖一切米鹽零襍言之曲有端緒太宜人輒稱

善余兒時亦喜從太宜人旁竊聽之蓋孺人初歸林氏稱貧而後食至其四十餘則有田三四百畝夏屋七楹有子孫能讀書矣自予入京師官翰林以省覲父母歸孺人年已六十九髮半白然猶時時省我太宜人見太宜人所得朝廷章服即嘆息以手拊循而太宜人獨喜孺人子女聚處無別離望遠之勞自以為不如孺人樂也今年某月孺人七十家君書來言孺人之生辰蓋請於吾太宜人欲衣言為之詞余惟孺人雖勤苦田舍而能自得其樂又能親我太宜人太宜人之歡也因可樂亦可壽而因念家君六十之生辰衣言與仲弟鏘鳴皆在京師及太宜人六十之生辰仲弟又視學廣西賓從親戚之來為我父母賀者滿堂而我父母方蒯然有游子

之思也以覡獨入諸子余兄弟其能爲無愧也耶

祝還醇翁六十壽序

浙江十一府獨處州爲山郡其他諸郡或內負湖海之饒而外接大江東西爲孔道其民以權利相夸尚而又四方獵客所往來風氣文物之盛常自以爲北郡處州在萬山中南邊福建絕巨嶺下湍瀨然後北湊於會城風氣文物之盛有時不能如杭紹他郡而其民之敦樸自好杭紹他郡亦不及也宣平又處之壁邑其俗尤醇古士之宦學於外者尤少而祝君鳳儀以拔貢至京師癸丑之春將試於有司以其父母年皆六十將歸而爲壽而述其尊甫徵仕君之行義與太孺人之所以相成助者於余而命爲之辭余惟俗之所謂風氣文物之美者富貴之說也富貴之人其自修於己施及於人卑

然功德之可傳不朽於後世者不可謂無人而慨其不時有也而往往以權利相傾奪自其少有知識而已汨沒於富貴之中髮童齒豁而不能以釋然利害交於中憂患感於外計其有生於世所夷然無累者孩提之童老耆無用之時也雖百年之身而未能一日以自樂也而深山長谷之人獨能足己無慕自得於父子兄弟之間而無利害憂患之感少之所以自樂至老而然使以役役富貴者視之寘不啻數百歲人矣徵仕君自修於躬以刑於家安命樂道老而彌篤而太孺人和柔强力以成之視君兄弟二人皆遵教孝謹子若孫方日起滋滋可樂如此生長敦樸之鄉有父子兄弟之愛而不以利害憂患累其心今春秋才六十耳然以較之彼若富貴

者所得於世固孰爲寬且久也況其感於外者輕則存於中者固其理又自可以久乎然則如徵仕君始可爲壽而其壽亦未有艾矣是爲序

陳母姜孺人六十壽序

自平陽城南絕大江復南行極於海至金鄉衛所其閒平田膏壤畝數鍾海濱斥鹵蒲魚蠶蛤之利甲一縣其民富而不知學予生十五六則爲人貲取衣食使持籌握算以權奇贏之利利之所在雖父子兄弟若未嘗相識然余嘗三至其地其能與予游者鮑先生石芝楊君琴溪李君石友外四三人而已而陳君希仲兄弟獨喜予希仲兄弟少而孤亦不能從事於學然予見其奉母以禮有兄弟之愛多財而能施異於其鄉之人每予至卽留數旬不使行予亦自不能去不知陳君之所喜於予者云何而其意深可尚也然陳君嘗語予曰予之來我母尤以爲喜必別具炊使人走五六里外求魚鰕

美酒惟恐子之不樂於此因言母之所以事其父撫其嫡出之姊與夫施於戚族里鄰者而益歎希仲兄弟之異於鄉人固母孺人之賢也予嘗與希仲櫂輕舟渡江而北登於錢倉之山入黃公之洞坐動石以望遙見崇山疊嶂奔騰起伏若自西北而來赴而大江之東合於海極望無際因念昔之賢士若陳貫一史文璣之徒居於是土遺風遺韻雖遠猶令人思還顧希仲輒爲慨然者久之及希仲卒予亦入京師陳氏兄弟久不相聞今年春希仲之弟汝楨汝明以書來告孺人之壽而乞予之詞因思昔之與希仲游者杳不復得獨孺人康健如故可喜也汝楨兄弟之於學固無及矣而奉母之教以篤於兄弟及於鄰里鄉黨者固可無學而能而學之道亦

莫先焉是在勿怠而終勉之則孺人之使汝楨兄弟與予游
意或在是而因誦予言以爲孺人壽孺人尤當聞之而喜也

蔣玉峯先生六十壽序

今天子咸豐之四年膺主蔣申甫先生自西安太守奉視察西川之命而太公玉峯先生方觀察河北適當六十之生辰於是甲辰乙巳二科之士以鄉會試出吾師門下者謀所以介太公之壽以慶吾師而屬衣言爲之詞衣言甲辰舉京兆實出師門下不可以不文辭乃拜手而爲之序曰衣言自戊戌己亥閒以公車留京師得從粵西士大夫游即聞全州蔣岳麓先生爲楚粵閒大儒篤信程朱之學以名孝廉官校序至今州部衆載其言行心竊慕之及甲辰秋以門下士進見於吾師則知岳麓先生實吾師之大父當是時吾師方官翰林而太公領郡西江吾師在翰林年最少而以讀書通古今

爲事氣和行莊所以自箴警必舉先生之法言而後知先生之學吾師實守之也旣而聞之師太公以進士爲縣令郎迎侍先生於官舍先後幾二十年所以束身莅民惟先生之訓而又知吾師之能守先生之學太公實開之也夫人之有生於世百年之身也後先之相及祖孫父子數世閒耳惟其立身行道之實上有以承先人之旣往而下有以迪後人之方來則其精神心術所進常以一身而流貫於數十百年詩曰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又曰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匪君子之能無期也其精神心術所流貫於先後者德音固不已也此君子之所謂壽也今太公爲監司者聲河上而吾師自守西安備兵大慶關屹然爲西方之重今又奉 簡命觀察三川方

將父子宣力封圻吾知太公必益有以修先生之學而吾師必益有以推太公之緒則詩之所以祝君子者信可爲太公慶而庸俗富貴壽考之說則不敢以陳焉謹序

曾竹史先生詩序

東甌在山海之交爲一都會茶鹽魚鮑竹木舟輿衍兆擠濱羅綺纖繡服官之華與海外奇技淫巧西洋之毒物[illegible][illegible]估不旬日而充于列肆其民買販閩越則漸染游閒之風好爲鮮衣美食或無中人之產而自奉如封君文學之士或棄詩書從官寺伺候長吏假聲勢爲氣燄其婦女或粉黛而閒居不問中饋不知蠶績之事也此其風果何自始耶永嘉曾氏稱豪族而竹史先生與余善予至永嘉輒主先生予日辨色起先生則已披短衣灑埽庭內汲水灌園花夫人操作於室中子婦具食於廚下三子及雛孫挾書而就塾怡如也謐如也有亭榭之美而無雕鏤之觀有朋友之樂而無徵逐之交

凡我之所爲厥之人病者先生固無之而先生之所爲厥之人蓋鮮能及也於是東南用兵朝廷用殊恩勵疎財者而嗣君良儀以貲得官福建先生得勅議大夫之誥夫人得恭人之誥矣而先生年六十八夫人年六十索予文以爲壽予嘗謂古之人無所謂祝壽之文明歸震川乃喜爲之而其文固古人之文也或謂震川多述鄉曲里巷之士而當時名公鉅人勳績之可紀者獨罕見於其文以是爲震川病夫士之修身砥行能爲鄉曲之善士其所樹立固尤難於名公鉅人而名公鉅人所以自異者一時之聲勢耳其驕淫放溢或反有愧於鄉里之人安知非震川之有所鄙夷而不屑耶詩之美君子曰胡不黃耇胡不萬年人而爲君子其壽固宜其壽乃

可樂也然則予之爲先生辭者固樂其爲善人而尤願鄉閭之士相率爲善無如予前之所云者則予豈獨爲先生云爾

同治元年六月

陶孺人九十壽序

瑞安江源出泰順諸山由瑞安飄江西上三百里接泰順山水益清奇民風益朴古可悅予舊居江上潘岱館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帆冉冉西北行飄悠然神往及讀羅昭諫自述訪吳[illegible][illegible]不得見而見所謂白雲山人後山人者乃覓謂洞天福地仙人之閭也今年春予來主杭州書院居紫陽山泰順陶君香圃名仁和訓導時來就予相從飲酒閒爲予言其大母吳孺人年九十有曾孫四人元孫二人食啖步履如壯歲則神仙之樂何以過是又言吳孺人平日相夫教子以勤儉以慈惠以讀書行義則眞所謂泰順人風氣朴古者矣世或謂山國民多壽疑其磅礴鬱積之氣鍾於人獨厚而豈知其風氣之

美取於物者嗇則得於天者固宜豐也古之所謂神仙人方且外視聽絕嗜欲以求自全其眞而世之聲利闘進馳驟琢琱乃曰思慕白雲鄉哉如吳孺人者於神仙蓋近之矣今香圃以大母之壽將自杭州假歸率其子孫絲服稱觴此其樂又神仙人所無者予每自恨兄弟二人不能常侍父母今且欲爲有父母之人已不可得而香圃乃能壽年幾百歲之大母疑天下無如香圃樂者予他日倘效昭諫之游挐舟江上過門龍之山以抵陶氏之隱居未知所謂白雲山人後山人者尚在人世否而陶氏壽母其必能爲扶杖一見也是爲序

同治丙寅九月

黄母吳太夫人八十壽序

予兄弟十四五歲從城門正先生學其時贈通奉大夫恬陽黄先生亦以經教授始識其嗣君菊漁歲甲午復從之[illegible]讀書於氏江上樓菊漁即以是科舉於鄉後二年予兄弟亦以應禮部試客京師與菊漁游處甚洽未幾通奉捐館菊漁亦歸及壬辰而其幼弟卣薌漱蘭相繼成進士官禁近及今同治戊辰予以選人至京師復識卣薌兄弟居於是通奉之配吳夫人年八十矣而與菊漁同舉者往往至大官以恩菊漁致書謀爲太夫人壽請予爲邑子宜爲辭予雖少與菊漁同問學而官京朝久其後出仕於外又去鄉絕遠未能言太夫人之詳而獨聞其在瑞安圍城中事最偉可傳始咸豐八九年

閒平陽奸民聚錢倉山下四出焚刼勢頗張於是巡道某驕甚太守某者昏且耄矣平陽文武皆畏賊不敢端言狀賊益結營卒及郡縣胥役爲偵伺羣小人往往爲賊游說不復言用兵予弟鏘鳴方奉朝命治鄉守獨引卣薌兄弟自助益爲團練謀禦賊而賊知官不足畏獨惡爲團練者賊旣破郡城卽圍瑞安往往指目孫氏黃氏城閒小人通賊者又以虛言訹卣薌兄弟一日圍益急太夫人卽與卣薌兄弟驅諸婦穉孫孫女就所居門前湖上與約曰萬一賊入城吾輩卽併命此中無使一人污賊手婦穉驚且號太夫人色益厲後數日賊卒敗去城中皆無恙人始謂太夫人不可及也於戲如太夫人者可謂不自愛其生矣當其外有烽火之交逼內有羣

奸之恫疑豈自謂有生之理哉然卒未嘗有害於其生彼賊之初起道者守令稍易其貪生之心以出而掠賊城必拔矣民之陷於賊者必加少其為禍於吾民何限彼惟貪生之可貪至於不敢言賊及賊之既熾官至以逃竄倖而脫亡去以法誅又惡在其能生耶然則惟無貪生之心者為能盡夫生之理而天亦若委曲護之以久全其生此其生之所以可貴也且夫忠臣烈士激於義憤而自奮於刀鋸鼎鑊之際者豈鮮也而其精神意氣歷千載而如在者固無異於其生劉歆譙周馮長樂之徒可謂久活於世矣而其為世唾棄自其生時而以為非人則亦安可謂之生耶如太夫人者就令舉家徇賊而其壽已不可以歲月計矣矧其康强逢吉又能如此

此殆天之特爲厚之以爲世之貪生者戒耶則其尤可貴者也抑余又有感焉方瑞安被圍時予奉先通議府君與先太淑人避居永嘉山中而粵賊自括來逼所居甚急先太淑人聞礮聲即令諸婦扶就溪旁坐問賊去乃返如是者數日其用心與太夫人無異及賊既滅還居城中太淑人常自謂屢瀕於險然卒無恙可以爲幸所遭亦與太夫人同乃三四年間先通議與太淑人相繼棄養而太夫人老而彌康自鄰兄弟攜家官京師太夫人與菊濂之室金孺人及其子百瑞百瑞婦某諸孫女輩常家居姑婦祖孫善自娛樂無別離望遠之感而衣言兄弟遂永爲無父母之人矣此非可感者歟先通議與先太淑人年皆上壽偕老令終自鄰兄弟常歎以爲

不可及然自今思之已如駒影之過隙而還視太夫人殆猶
古之所謂仙眞人常在人世間也然則太夫人之壽其可歎
羨又何如耶諸公貴人嘗與菊漁游者其卽以予言致之倘
郭兄弟以爲太夫人慶可矣

李太夫人七十壽序

今皇帝同治七年之秋合肥相國肅毅伯李公既殲平俶剽齊魯之寇遂拜協揆之　命入覲　天子而告成功[illegible][illegible]鎮　天子特賜以假俾歸告於先大夫贈光祿公之墓而太夫人明年壽登七秩相國將奉親履鎮稱觴於湖廣總督之治所於是相國本以兩江之節移制湖南北兩江之羣吏數爲文辭以壽太夫人以美相國遭遇之盛衣言頃以天子命亦爲吏於江南竊謂羣吏之詞衆人之詞也衣言之於相國門有年家故舊之好焉而所見太夫人福美之隆與相國之遭遇蓋又有身世之感焉此非可以隨衆人云云也衣言與相國同舉甲辰順天鄉試爲同年其後相國成丁未

進士顧出仲弟鏘鳴之門及衣言以庚戌成進士入翰林又得以同館後進禮謁見相國於京師相國於衣言兄弟故特親厚又七年衣言出守安慶南行相國方將赴湘鄉曾公於江西相見於淮浦時相國猶爲編修而安徽寇事方亟相國獨身從軍太夫人方避地遠出依其長子今浙中丞公於湖南而衣言亦嘗赴官定遠軍中皆有白雲親舍之感意相憐也及衣言兄弟再出從湘鄉公安慶則相國已撫江蘇中丞公已撫湖南太夫人適在安慶與其四子居而衣言所居卽相國妹壻之室也太夫人時時攜諸孫甥來視衣言諸婦拊摩幼穉如家人尤親厚是時衣言父母皆無恙以謂不久歸侍亦有此樂乃自今思之獨太夫人長生久視如世所謂瑤池

伸毋三見蟠桃之實回顧人世歲月奄忽如此衣言兄弟其又何以為情哉衣言自完遠告歸不一年遂遭粵寇之亂倒弟自廣西視學歸治團練以力主辦賊取怒郡縣幾不免而相國治團家居時亦頗為守土者所齮齕相國以詞臣從戎崎嶇戰陳之間垂六七年異於委蛇文墨坐致富貴而太夫人之在安慶亦屢自言其轉徙困苦狀疑兩家所遭有相似者然不十年間相國立功東南爵列五等位至宰相威名震於身外方其以湖廣總督入衛帝畿浙中丞公實權其節諸人皆至大官門戶之盛宇內無兩而衣言回翔奔走年逾五十仲弟遂為小人所中其所以無忝所生者果何在邪人子之欲顯揚父母其心一也而賢不肖之相去其不可強

固如此也哉然則相國兄弟之賢太夫人之壽所以爲可賀也昔者魯之僖公旣平淮夷詩人美而頌之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母蓋以爲有國之榮實承家之慶也太夫人婉贊贈公懿恭柔順可謂令妻而相國適奏平淮之勳班師上壽其非詩之所謂壽母者乎然僖公百里侯國詩人誇大言之以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實不過魯封域之內耳周之太常所不得而紀也今相國爲中興翊運之臣南戡海澨北靖圻疆威德所加方數千里及其奏凱來朝　恩禮殊異入對便殿　宮中聖人咨嗟歎息以爲功臣以爲福將祇承　寵命告廟甯親內而宰相近臣外則封疆大吏至於越吳三楚耆儒庶士皆將推本純嘏爲頌爲歌是固魯之僖公所不得而

望也衣言兄弟又何足以云而衣言幸以平生故舊之雅適爲江南僚吏執筆以紀一時人臣之盛則又所謂文章之事未敢多讓者矣是爲序

胡太淑人八十壽序 代

同治庚午五月八日錢樞部子密之母夫人胡太淑人八十設帨之辰與予同官江南者將舉觴稱賀於子密之堂而予當爲之辭於是子密乞假侍養蓋十有一年矣子密先大夫通議公以碩學巨德享其子之奉者七十有三年世咸謂文人之福一時罕有而太淑人受祉彌厚福履尤盛至今遂開八袠是宜爲子密賀者而予竊謂太淑人之壽之可樂有非尋常頌禱之辭所能盡者焉蓋太淑人以名門淑女作配鴻儒自通議公教授海昌太淑人卽與子密兄弟從官校舍及子密通籍禁門入直樞密太淑人方與通議公被服 恩寵從容里居而子密超然榮觀自三吳寇警卽乞養歸侍雖在

流離遷徙之間無日不承色笑親甘旨已而子尚參與相國
幙畫太淑人與通議公就養安慶相國兄弟蕩平巨寇太淑
人復與子尚偕來金陵無仳離之慼有子孫之娛八十年以
來如一日也夫吾人有生天地之間雖極歲月之永未有過
於百年然而處焦勞憂患之中則彌見其倏忽處歡愉聚順
之境則彌見其舒長太淑人母子相依之樂至於八十年之
久而未嘗有須臾世慮之擾則其一日之娛悅有他人終身
之奉所不能逮者此其壽豈可以歲月計也耶況以予聞之
子尚太淑人壼行之懿其初之所以相厥夫者極和順之德
後之所以成其子者又極義方之訓詩曰樂只君子萬壽無
期又曰樂只君子德音是茂惟其有德音也而後有無期之

壽而詩人又以爲君子之樂存焉如太淑人者可謂有君子之樂矣方今　聖天子春秋鼎盛侍奉　兩宮常[illegible]孝養書懷之澤錫類臣工比歲與予同官東南者相國[illegible]伯李公之母年七十漕河侍郎張公之母蘇州藩伯張公之母踰年八十予幸以簪紱之好皆得從諸君子後爲之鋪辭稱觴而今太淑人又有八袠之慶是蓋壽考作人國家之瑞非獨人臣之幸也然雖以李太夫人之尊顯貴盛一時無比而所謂倚閭之念望雲之思相國母子之間常若不能釋然以視太淑人之優游燕處融融然天倫之樂者固未可以彼而易此也古之人臣勞於王事至於不遑將母往往形諸慨歎以謂事君之日長事親之日短君太淑人享子之奉至於

八十年如一日則子當事親之日何其長也以子當事親之長之可樂則益知太淑人爲母之久之誠可樂矣然則子之所爲太淑人壽者豈徒爲壽觴頌禱而已哉蓋仁人孝子之心可以油然動矣謹序

譚封君八十壽序

予友譚君青崖以武勇從相國毅勇侯軍中立戰功官至記名提督而封贈其祖父三世皆建威將軍青崖既揚歷[illegible]偏師駐金陵其大父建威君獨與諸子若孫居湘潭今年十一月十八日建威八十之生辰青崖復從相國金陵相國以次皆爲青崖慶謂青崖以異軍特起積累功閥官幾一品而堂上乃有八旬之大父爲人生極難得之事青崖幸與相國鄉里有所附託致功名尊顯其祖父今相國重來節制三吳適當建威之生辰舊時諸將帥嘗從相國者皆與青崖兄弟交視建威若大父行相與奉羊酒爲建威壽此尤人生難得之事然湘潭之人皆謂建威自少以力農田爲事年且八十

足迹未嘗及城市中年喪其配李夫人遂不再娶青崖兄弟既皆為大官而建威被服寒素無異於鄉人蓋天性沖淡渾朴君子也今雖貴為封君方且與諸子若孫採山釣水登高臨深怡怡然自適於寬閒寂寞之間以自忘其老又安知金陵城中士大夫稱慶於青崖之堂賓客甚盛絲竹鏗鏘如此其可樂而亦安見其為榮哉雖然青崖所為能尊顯其親以為樂者以平生戰功也今東南息戰六七年矣予方視天下以久平而天下之平要自守儉返約始相國嘗語為予言湘鄉俗最勤儉士大夫皆敦古處故粵賊之患半天下而湘之受禍獨輕自相國兄弟勳業日隆湘之士大夫出為達官貴人者林林布日起益盛所見紛華靡麗之事亦日益多則

昔時勤儉之風得無爲之少改乎勤儉之風改則盛衰之變將有不可知者矣然則沖淡渾朴以享人世久長之福如建威君者青崖其爲可弗思湘之人士其爲可弗矜而式之吾讀與青崖游者其爲可無辭以張之乎不然建威君以大耋之年享自適之樂其視世之所謂富貴殆如登君山以臨洞庭而視浮雲之變幻而世俗榮辛之詞又烏足爲誦哉

朱恭人九十壽序

永嘉徐氏以賈起其家貲在永嘉城中尚未能甲乙而善斥所有以移言赴功郡邑有大事它富民率縮頸握手不敢近往往恃徐氏予少壯往來郡城櫂小舟由南水關入見大小兩高橋穹窿跨河上大書鐵橋石旁曰某年月里人徐振標態者徐氏伯子也初徐氏單戶耳有兄弟六七人其季數人皆讀書而伯子與仲叔諸弟獨居市逐利便不二十年業大起北賈甬滬南賈閩粵時時出平陽茶礬永嘉甘橘藍靛易湖州絲松江花布廢居往來利市輒數倍而伯子尤精苦飈悍其治財善用子弟強力者出轉般有心計者坐市門老稚長幼各受號令趨課程不以毫杪滲及它姓貲既益贏則為

祖父起祠堂買膏壤田實其中其家數百指率口授衣食費務使人人溫飽而不得有所糜耗其於姻婚賓讌皆爲定名數務使無得罪鄉黨而亦不能有所逾溢父子相詔授兄弟相後先長字其幼婦順其夫和氣藹積則往往多子孫男女皆老壽徐氏諸丈人既皆以高年考終而朱恭人者今年且九十矣予旅郡城徐氏諸子皆能親予而予老友學誠甞生允謹約好讀書守長不得見一面予甞就求鄉先生遺書陸生爲致項參政集張虎文謝坦齋詩其指趣非郡人所知也陸生之從父弟曰兆客石泉亦用家法行賈而亦喜從予游郡人好奢石泉兄弟獨以儉郡人好爲放達無梱閾石泉兄弟獨以嚴徐氏諸後生嘗指目石泉呼爲雷雷者响厲可畏

之稱也蓋與郡中人異甚朱恭人石泉之母茝生之世母也石泉以恭人既得尊封又且開百歲不可無詞以爲壽則門爲書抵予曰我母自諸父無恙則已勤力持門戶我外家中落無後人我父爲之立嗣娶婦既而嗣子復不年所遺兩孤寡而我母自鞠養之我父之卒年已七十而我母至於慟不欲生咸豐庚申之歲粵賊陷樂清平陽奸民和而起連軼郡城我母則命我出所積助官爲城守賊據樂清磐石二城郡將謀剿復我母則命我倡捐以給軍及事定大府上功籍我得運副銜而我母得爲恭人凡我母之事可見於文者如此而茝生亦助之言予因慕徐氏又喜茝生石泉兄弟而今所聞朱恭人如此則朱恭人者眞徐氏婦矣可謂賢母也可謂

能其家者也昔水心葉先生述胡少賓之夫人曰其子孫不以通塞隱顯而善常積名常聞也止齋陳先生之敘諸葛府君曰府君娶城南張氏夢姿以諸子得從其舅學由是郡賢士大夫往往皆諸葛氏師友姻婭胡夫人常州先生之女兄城南張氏則草堂先生張子充氏也石泉之母其家世不能如張先生薛常州葛生石泉兄弟不能如太初夢姿而在今日郡邑諸富人我願其效徐氏且效恭人也嗚呼曹邴氏以鐵冶致巨富而鄒魯至去文學而趨利孔僅大鼓鑄有游閑公子之風而南陽爭法其雍容太史公則歎之矣在今日郡邑士大夫我尤願其效徐氏且效恭人也光緒丁丑三月

遜學齋文鈔目錄

卷四

福建記名道張公平賊紀功碑
仙居忠義祠碑記　卞忠貞公廟碑
光祿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前江西巡撫文毅張公神道碑銘
贈資政大夫馬府君神道碑銘
馬端敏公神道碑銘

瑞安孫衣言劭聞

福建記名道張公平賊紀功碑

咸豐十一年秋平陽奸民趙起等爲亂瑞安奸民應之剽郡城焚福州圍瑞安城十日其明年粵賊由台括以環攻溫州陷樂淸遂犯永嘉瑞安福建援師先後至閏十月內外賊盡滅於是福建記名道巖勇巴圖魯張公啓煊實辦瑞安之賊兵少而戰力法寬而威震邑人士皆曰微張公我其寇死矣將刻石著功而屬其詞於前史官孫衣言衣言曰會匪之初匪有尺寸憑藉七八縣少年藏伏山谷借名巨寇招呼鄰徒張皇四顧如鼠如猾不肯長吏爲之卵育煦濡養成角牙萌

栟既露莫敢手斷至於掩郡城劫官寺屠其父兄奪佩印符然猶便文自營匿賊罪名監司跳逃守嘿且瞪合雅丞阿羣喙一聲小人附和陰機翕張虛喝恫疑助逆萬方及粵寇之猖據處州入台州一年以來矣於是樂清南垂阻山瞰海青田居萬峰之顛一夫之守謀溫必爭之險也顧乃憑城闔戶婉婉處女邊齕關闖以越覗秦嗚呼藉非閩人來師溫州事則去矣閩之援颷軍分為三張公所部千人最先至前鋒颷發遂解瑞安之圍首奪龍山賊形勢旌旗臨江濤波擊撞撥祇陀騰沙洲擊石步爛金谷之巢與南師會於馬嶼叛腰亂頷棄骨如麻屠官賊腸汗出啓嗟及其破粵賊於雷橋則又百里馳師倍道夜進蛇矛前飛凶渠墜首卒有馬嶼大獲

羣醜潰奔自是里閈潛奸無復後望外寇者手觀瑞安爲羨
疆究而我謂張公之功尤不可及者當桐嶺班師之際浮
然無北顧之憂十萬之衆并力南趨金谷山沙洋伏莽之徒
爭出迎薦方角竄僑洪計南渡其勢可以直擣平陽衝鐵閩
嶺衝絕餽餉爲厲滋深張公以數百殘羆之卒鼓漁舊之船
孤懸江縣張機設疑與賊柱枝卒能號召援師激用子弟臨
江一決萬虜并流斯爲難也且夫提銳師戰狂賊推鋒乎行
前無堅對此壯士勇夫之所易也至於衆寡懸絕進無首尾
之兵退無嬰城之固轉眼禍福不堪逆計愚者惶惑智者巧
避而地形利害所關絲毫差失吉凶萬里獨能慨然出九死
一生之間爲義不反踵之計卒以自拔於險底成巨勳其知

爲明其志爲決張公之功在此不在彼衆皆曰然遂書之碑

同治初元秋七月

仙居忠義祠碑記

粵賊陷浙江郡縣浙之民能自團練殺賊者溫台爲最溫州破一縣台州雖盡陷然不久卽復溫猶恃閩師台則官兵未嘗一至獨恃團練殺賊其殺賊尤多而有功者仙居爲最初咸豐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賊首李世賢由金華犯台州破仙居大股踞東北鄉而西鄉直金處皆賊巢獨南鄉以山險賊不敢逼脅之降不從責餽輸又不從賊怒攻之焚民居三千家賊之死者數百人民之死者二十有三人於是民始謀殺賊而副貢吳琮廩生吳克明爲之倡同治元年三月二十九日以西鄉民先舉事殺田市夫賊賊之分據各村者就殲之先三日皤灘賊五千出掠黃皮張山何其歸也殲諸四都

之野於是西南北三鄉會攻城以四月一日抵城下明日東鄉至賊拒戰兩晝夜不支乞降不許遂以初三日克仙居盡殺城中賊屍蔽江而下百餘里民之死者二百三十人於是仙居賊盡則分戍蒼嶺馬鬃嶺以虞永康縉雲永康縉雲聞仙居之殲賊也來乞援或曰妨農時且裹糧出境不可民聞永康縉雲之乞援也爭奮欲往曰守而戰不如戰而守且鄰安則我無事矣遂先援永康四月二十七日克舟山下焚其巢五月二十九日克芝英賊皆赴水死釋被擄婦女五百人民之死者七十八人六月仙居民始插田七月官兵由龍泉克處州而賊聚縉雲據爐膛靜岳八月縉雲東鄉民導以攻爐膛靜岳越一月賊遂棄縉雲而八月十六日吳克明陷陣

死民之死者百四十有五人仙居團練追凡六越月攻克縣
城及擊退賊所殺賊凡死者南鄉五十有一人西鄉四百二
十有九人而殺賊數萬克明之死於縉雲也賊既去徂其喪
以葬而琮之父幹先於仙居陷時戰死同治二年浙東平大
師上其事於朝皆如例卹而仙居以琮爲首功又克明之以
身殉也乃建祠於臣市以祀幹及克明民之死者皆附焉其
十一月祠成又三年琮在杭州乃請於瑞安孫衣言爲文以
記之嗚呼溫台於浙江爲邊海雄郡然以去省遠不幸有事
官力常不能及溫之初亂巡道守令至以諱賊仇團練而台
之悍強好鬥尤官所謂不可爲治者也然及其禍亂既成官
皆不能一救獨恃民自爲之耳而官反得攘以爲功其受禍

亦獨有百姓耳嗚呼爲今之民其亦可哀也哉　聖天子激勵忠義實有旌卹之典而温州之事功罪至今未明義烈如張家珍亦未能爲立專祠獨台州民能祠克明及幹及諸死事之鄉民爲知大義予是以有慨乎其言之也幹字巨齋監生克明字月溪皆仙居西鄉人

卞忠貞公廟碑 代馬端敏公

晉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忠貞卞公廟在今江甯六子廟東西故公葬所古所謂冶城山也志稱忠貞父子從修葺完好如新其於同治戊辰之秋奉　命督江東西蒞官求昔忠賢遺蹟少有存者獨公祠墓得其後人修之尚無恙誠非偶然謹自晉之有天下而風俗之壞極矣當其時聰明穎儁之士方倡爲任達之說以自放於禮法之外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倫與夫修己治人死生取舍之大節肆然蕩然無所復顧雖其號爲人望建立功業如王導謝安猶未免乎此況其下焉者乎而史氏所載忠貞之言方自居於鄙吝而深以當時所謂道德恢闊風流相尙者爲非是又以

爲貴遊子弟悖禮傷教實傾覆所由致可謂不汨沒於流俗之中而篤信其志者矣而史氏又言公幹實當官勤於吏事然性不閑裕爲諸名士所少夫史既知公爲幹實勤事矣而又譏之如此則其所謂閑裕者果何如也所謂名士者又居何等也風俗儌而是非僨晉之所以遂衰而不救豈不以此也哉然當蘇峻之亂公獨能策之於先及逆戰而敗遂以父子徇節雖其婦女之愚亦知所謂忠孝夫如公所爲非當時任達者流所訕笑以爲俚俗者哉而以身捍國義不返顧乃獨賴有是焉然則國家之所恃以立其果安在也哉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誼與夫死生取舍禮義廉恥之大閑人心所固有晉之士豈獨無之惟其氣習所趨至於蕩然肆然無

所復顧而猶有一人焉矯然自立則羣鬨之以爲異故雖以忠貞公之志節當其無事之時猶不能以自見也自古以來天下之風俗常視乎士大夫之氣習氣習之既敝風俗之頹成雖聰明豪傑之士不自知其非而有識者竊竊然憂之而思所以矯之雖矯之而亦不能勝也至於更歷禍亂志烈衆著而始之羞以爲異者乃亦不能不以奇節歸之然於禍亂已無救矣嗚呼有天下國家之責者其於用人之際又將安所擇哉忠貞之事可以鑒矣史稱公爲濟陰冤句人後爲元帝從事中郎遂居建業冤句今菏澤也故公子孫雖散居江南而菏澤卞氏猶宗公城內有公祠堂某幸生公之故里而仕宦所莅適爲公立功盡節之邦又公之祠墓在焉故爲之

俾以志宦後之人得以覽焉同治九年五月

光祿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前江西巡撫文毅張公

神道碑銘

公張氏諱芾字黼侯其字也亦曰小浦涇陽之張同居十一世

高宗時嘗以義門旌之至公十三世矣曾祖懋恭誥授州同知祖埏福建臺灣道兼學政父五緘湖北安陸縣知縣曾祖妣某氏祖妣某氏妣晁氏王氏公之貴曾祖以下皆贈光祿大夫吏部左侍郎妣皆一品夫人公少而穎異絕人甫成童即補縣學生舉道光辛卯陝西鄉試乙未成進士殿試二甲第一改翰林院庶吉士明年散館授編修擢詹事府中允翰林院侍講轉侍讀右春坊右庶子轉左庶子遂直南書房又以大考一等擢少詹事出爲安徽學政改江蘇

宣宗成皇帝時尤重侍從之選兩書房翰林往往望爲宰相而公以方峻端潔　宣宗尤賢之視學江蘇也王太夫人將就養　上語公汝宜馳驛汝母宜舟行因勑道上官護視蓋異數也在江蘇未一年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公疏謝　上手批其奏曰吏治民風武備諸宜留心上以備採詢下以充識見及使還即擢工部侍郎兼管錢法堂直書房如故既而出爲江西學政其明年　成皇帝崩　文宗登極詔書令中外大臣皆陳言且各舉所知公疏極言君子小人之辨薦舉何紹基朱琦邱建猷沈衍慶四人沈方爲鄱陽令有異政而病聾公以謂聾匪病也而人材難得薦尤力戶部請開捐輸例公獨論其不可調吏部右侍

郎轉左侍郎使事畢將還朝矣而有署江西巡撫之命時咸豐二年也當是時粵賊洪秀全方圍攻長沙　上以江西當其衝命在籍刑部尚書陳孚恩與公同備賊而賊已越長沙陷岳州公卽馳守九江賊陷武昌前鋒掠黃州十二月朝廷授公巡撫兩江總督陸建瀛至九江公卽馳守瑞昌賊果犯瑞昌公擊走之賊東犯九江公卽馳援九江而總督先走公未至而九江陷有旨革職留任公卽還守南昌於是賊已分兵破安慶洪秀全據金陵矣後數月官軍敗於兗兒磯賊乘勝泝江上公度賊必犯南昌乃奏請湖北按察使江忠源來援江公間馳抵南昌而賊艦已湊城下城中守單甚公先爲礮臺於城外空其中令上下三面皆可以擊賊江公至復

於城中築月城掘裏濠設甕聽守具粗備公即奏以江公統諸軍賊屢穴地道然藥以隳城城屢壞官軍輒復完之賊攻益力城中守亦益堅公方督戰坐城上親兵哈玉恩在公後僕鄭貴侍右賊礮洞鄭貴腹以碎玉恩首血濺公衣而公屹坐無恙益督戰江公復屢出擊賊援兵亦四集賊知不可攻乃悉眾東走出鄱湖於是南昌圍三月矣圍既解朝廷還公職而公獨歸功江公悉敘諸援將最後爲陳尚書子某乞恩奏詔切責公亦疏力辨　上大怒竟褫公職咸豐三年八月也公既罷巡撫則謀奉太夫人北歸而道梗不得行閒關至錢塘復渡江居太夫人紹興而賊竄窺寧安燬巡撫駐廬州皖南北絲不相聞朝廷用浙江巡撫何桂清言以公治皖

南軍而浙江資之食是時徽甯三面皆逼賊獨東南通浙幸無事浙軍戍徽四千人不足以自守餽餉又絀公則[illegible]公進見士民俾人人得盡言集練以益兵勸捐以益餉[illegible]提督鄧紹良總兵江長貴等爲守險計而自以千餘人駐郡城徽州六縣皆有賊公至軍卽復休甯驅賊出嶺六年冬周天受克涇縣徽甯事少紓朝廷乃予公六品頂戴加五品先是江西賊由樂平廣信先後逼郡城公皆擊卻之廣信賊敗而南陷休甯公督諸軍躡之而閩大夫人卒公慟甚乃墨絰督兵進遂復休甯請奔喪弗許其明年請歸葬亦不許既而鄧紹良敗死灣沚婺源祁門皆告急廣豐賊自衢州陷金華處州南及延建公輒分兵往救而周天受往來戰賊閩浙閒

尤力及官軍克金華浙江巡撫晏端書言援浙功公第一賞
戴花翎公力辭弗許詔以三品京堂候補尋授通政使擢左
副都御史於是胡興仁撫浙江謀書疆以自固遂不資公餉
咸豐十年銅陵賊陷甯國太平由四安以犯杭州別賊由績
溪逼郡城公雖擊卻之而賊旋陷廣德由武康分犯杭州公
所遣援兵郅府陳炳元戰死總兵米興朝亦敗走公疏待罪
上詔更命大臣張芾討賊而廣德甯國皆再陷總兵周天受戰
死公再疏請罪且請以今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公國藩領徽
軍遂奪公副都御史以軍事界曾公而召公還於是公在徽
五年矣公既去徽州在道請歸補持服而粵賊餘孽掠皖寇
軼入閩　上命公即家居爲團練以辦賊事既平復得副

都御史而漢回鬨於臨洮大吏選懦不能決漢民慣殺回民過當回民任老五遂以其黨叛連破數州縣攻兩安甚急巡撫某計無所出謂公國大臣且素有鄉望諭之宜可解而公亦謂回雖狡固有良民雖狡者或情理諭之可以全會城遂與數人行公既至贊喻百端而賊無降意由臨洮之洮坊擁公去至泗防之倉頭鎮公猶力為言順逆賊酋恐慰然輒反折辱公公不屈擄地大罵不絕口賊怒遂支解公以死同治元年五月十三日也年甫四十九公爲人美風儀神清而氣峻其在朝廷務引大體不隨眾爲可否爲戶部侍郎時宰相兼管部務者公會試座主也夙喜公而公與論事輒弗合其在江西人有言知府副將貪汚狀又有言巡撫事者上皆以

屬公卽據實劾奏無所迴避大臣滋不悅者其督兩江上書言用違其才卽君子亦誤事用當其才卽小人亦濟事意蓋有所左右公曰此道人主以覘小人之漸也卽疏力詆其謬大臣益不悅及治兵徽甯再疏劾失律將數人置之法周天受雖公愛將援浙敗於桃花嶺浙巡撫上其功而公獨劾其治軍不嚴天受不以爲憾而不悅者滋益多　今天子初元公疏陳時務四事曰崇聖學開言路明賞罰專委任又密舉宜爲師傅者數人皆一時老臣重望蓋公之議論多類此可謂大臣矣公自少年登高第爲　成皇帝所識拔由翰詹躐至卿貳年甫三十　上方思有以盡其才公終竟以不能附比大臣不得久居中自江蘇學政還朝未幾卽以

視學江西出遂留爲巡撫授以徽甯軍事比自徽州內召又
令歸治陝西團練自　成皇帝季泊　今上登[illegible][illegible]
二十年未得一日再與朝廷議卒使橫雁凶暴爲國[illegible]
嗚呼豈徒公之不幸也哉公之治軍在江西功最偉而在徽
州最久且難雖皆以譴去然江西之民至今猶思公不已公
去徽州甫五日而城陷故徽之人亦彌思公然則公非獨立
朝大節凜凜即將畧亦有過人者而予獨惜公之才可大用
即　主上非不思有以用之顧弗獲盡其用以死而年又
未及中壽是殆所謂命也歟公生平持己甚峻而與人特寬
大務爲不欺自幼即善事太夫人太夫人既卒公在軍中常
疏食冬夏寢處一席而已公女弟之夫通政使王拯嘗爲予

言公詒拯書即自咎不忠不孝詞意淒惻拯每爲之流涕也

公既死事朝廷乃命以侍郎例予䘏廕一子舉人建專祠陜西江西省城賜謚曰文毅其後陜西巡撫又有言乃復命祠公倉頭鎮凡從公倉頭死者五人臨潼知縣繆樹本候補知縣蔣若訥及公從孫張濤僕金榜王雙而張氏族屬死涇陽者又五十二人皆䘏如故事公初娶向夫人生一子舉人師劬也繼娶孔夫人生一子師勵殤孔夫人亦先卒師劬今爲工部員外郎以通政之狀來乞銘銘曰

海鯨波山子丑之閒有臣一个奮回其瀾彼童宣驕以國爲戲朋奸豕忠徹我藩溉西海浙吳县樹其徒昏臣三五陰爲之樞領領漸城深喉大息閉閤草奏忠奸别白疏成在屦遂

繯以絕或匿不聞聞以暴疾蒲城之死至今猶疑嗟奏多哀
而公繼之公死堂堂如懸皎日人孰不知而孰知惜有皇如
公宜居　帝傍儒書滿腹掔維提綱一出十年亦相而將
卒隕於兇埋忠屋壞蒲城作碉公屏即戎所遇雖異勿究則
同哲人無年彼庸壽考鐫辭於石以詔蒼冥

贈資政大夫馬府君神道碑銘

今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浙江巡撫菏澤馬公旣以天子登極推恩追贈三代各如其官於是考江暀府君之得贈爲資政大夫妣皆得贈爲夫人已而復以贈資政君之行狀授其友孫武言曰我先君躬行篤厚逾七十年卒以諸生議敘選職嘗一選學校官亦以老不就未能少有所施以自見先君之壯新貽方幼穉未能有所知識及新貽之壯則出仕於外倥傯戎馬幾十餘年不能常侍左右及其卒也又不能終喪新貽心實痛之至於嘉言懿行不能盡記獨其載在人口與所以訓飭新貽者至今未敢忘先君之卒以寇警故葬速墓隧之碑至今未有辭以刻以表先君之遺烈以垂

示我子孫則新貽之痛滋甚予我故僚也其未可以辭衣言旣受其狀而讀之曰衣言舊史氏也又聞資政君篤行久矣敢不銘公馬氏諱蘭藻自號曰江曉其先蓋出扶風明洪武時有以軍功授武昌指揮同知諱鑑者由武昌遷其官於曹因籍焉爲公始祖也指揮十三傳爲康熙乙卯科武舉諱軼倫公高祖也生三子長諱文雍正壬寅科武舉次諱書圖次諱龍圖皆雍正己卯科武舉而書圖公曾祖也生一子爲濟甯州歲貢生莘縣教諭諱殿丞公祖也生二子長諱上珍濟甯州學增生次諱瑩珍國學生而上珍公考也生二子長蘭臺菏澤縣學生贈朝議大夫次則公也公之始居於曹爲濟甯州人至公兄弟皆入菏澤學遂爲菏澤人公祖妣曾以侍

郎貴贈資政大夫祖妣馬氏楊氏妣李氏皆贈夫人而公以
菏澤縣學廩生道光丙午恩貢選授嶧縣訓導勅授修職郎
誥封朝議大夫晉贈資政大夫娶李氏繼馬氏繼蔣氏皆誥
贈恭人晉贈夫人李夫人生女一而蔣夫人四子長新郁次
新沐次新貽次新祐新貽道光丁未進士今爲浙江巡撫而
新郁爲兄後孫男四藝林菊林鄉林夢林孫女四公以乾隆
丙午七月初六日生以咸豐辛酉二月二十四日卒享年七
十有六而蔣夫人先公三年卒年七十有八公卒兩月以咸
豐十一年四月初八日合葬於蔣夫人之墓在志道鄉灘西
原自公高大父仍父子四舉武科至大父莘縣君始讀書爲
儒而尤以忠厚爲家法嘗舉一言以爲訓曰學喫虧子弟化

之百餘年來無以事求直長吏者故莘縣君父子皆有善人稱至公尤篤守祖訓考資政君及母李夫人皆享大年公事之以孝聞伯兄朝議君持家政公遇事必咨而後行朝議君卒事嫂馬恭人如事兄資政君女兄弟七人女一人公曲盡同氣之愛或孤貧無依卽迎養之家其期功族屬待公以舉火者常數十家故公及蔣夫人之歿里鄰哭之或失聲其居鄉尤以至誠不吝施予爲事有仇恨者得公一言卽解其或相凌暴公輒弗與校但微誡之使自愧多改行爲善飢則施飯病則予藥至今猶然由公守祖訓忠厚故也公旣躬行篤厚而配蔣夫人賢尤能助公不以富貴變節侍郞始第進士爲安徽知縣假歸省覲公詔之曰我家儒素數世矣澹泊

我能安之不恃汝祿養也及侍郎攝太和調宿松公惟以簡儉愛民爲訓已而侍郎莛擢道府攝安徽臬使政聲籍甚[illegible]猶數詒書誡勉且曰世固有始儉約久而豪恣始謹愼久而放縱始勤勉久而懈惰者此可畏也聞者以爲名言侍郎官安徽久數遣人迓父母公輒不許及爲亳州公始一往視然不久即歸而令蔣夫人與嫂馬恭人依侍郎官所蔣夫人尤刻苦自奉每食不過二品一布衣即十餘年侍郎或爲製新衣即笥藏之歲不過一二御嘗曰我事大母李太夫人久李太夫人時固無此衣食我亦安可不留有餘以詒後人公既自亳州歸而侍郎官益貴公尤以盛滿爲懼常鄉居布衣徒步人不知其爲貴人雖家僕僮亦不自知在貴人家也蓋公

平生篤謹多類此公幼穎異而劬學特甚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學嘗手抄詩書周禮春秋皆丹黃點勘數過司馬氏通鑑朱子名臣言行錄其言有裨身心者即手摘錄無慮數十帙其於舉業文字亦甚精然困童子試逾十年六應鄉試輒不第以諸生講授終可謂其遇之嗇而餘慶所鍾篤生偉人蔚爲國棟顯榮褒大寵及三世可謂其報之隆矣言竊見古之勲名垂世者其先必有陰德非徒天道宜然亦若流風遺緒實有以佑啟之有萬石君之居家孝謹而後有恬侯兄弟有韋孟之善述祖德而後有賢元成蓋所由來者遠矣如公之所以立身行義與其教飭侍郎者非必瑰偉絕異而侍郎服習循守雖至爲國重臣卒無以易然則公之所積可知矣

而世之君子誠能奮勉爲善亦何患乎無賢子孫也哉傳[illegible]曰明德之後必有達人如公者其可謂明德矣是宜備[illegible]以爲當世勸也銘曰

梗枬豫章根砭磯崑崙九成下導河有積斯發理弗訛碩人抱道樂淵阿循循里閈行無它觴生大夫文武羅狂流日逝一柱巍其則不遠家絛科眾欲逐逐吁奈何我鑱爲戒永不磨

馬端敏公神道碑銘

自洪秀全以奸民亂天下用兵十年僅乃戡定而人心澆漓不靖賊徒跳免武夫悍卒失職流落萑苻睢盱往往[illegible][illegible]之官便文自營卒不肯窮治民益無所懲畏內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逾都大邑懷白刃入官寺狙殺長吏歲或再三作而兩江總督馬公之變尤數百年所未有也公遇害事既聞　天子爲之震怛詔書責捕賊甚急旋命大臣卽金陵置獄務究根株而賊所承特睚眦細故詞反覆屢變奏既上　天子疑之九卿臺諫亦有言乃命大司寇挈兩郎官馳覆按然亦未能深究其事初大學士曾公既以兵定東南遂欲與民更始卵翼涵呴一切治以闊略及公繼之則務引繩墨爲綜覈盜賊

得立卽誅死小人固多不便而禍變之端發自逆賊遺種陰謀祕計殆不可測然其事莫能明也嗚呼此衣言所以書公之事而深爲公悲者豈獨爲公一人也哉公初用進士爲安徽知縣時粵賊猶未起而淮南北已苦羣盜公所至以勤明爲治鋤去豪暴以安良善遂以軍功擢牧守及安徽廬州陷賊淮盜遂相應和益熾朝廷出重臣辦治公常在兵閒尤能以才自見在定遠巡撫翁文勤公薦之在臨淮左都御史袁端敏公薦之其後忠親王治軍河南而苗沛霖反公孤守蒙城三月以待親王之師沛霖誅親王上公功 天子亦知公可任大事遂迭擢至開府公之撫浙浙東西甫脫兵火民困甚而前帥猶恃踏刻取辦公始至卽請蠲逋賦二十七萬

以幸杭湖之民又奏減杭嘉湖金衢嚴處七府冗欵及漕轉撫者之費民大甦醒築海甯石塘紹興東塘決三江口之淤濬有所歸濤不怒齧重湖歧海盜賊窟穴公摧以偏師梟其魁首而尤善於待士杭州四書院學者麕集公禮若[illegible]子弟優以資用其有細故壹不何禁故公訃至浙中丞楊公設位會哭杭民及書院學生不期而會者數百人以不忘公遺愛也既移督兩江卽奏言標兵虛弱無以壯根本請選各營兵二千五百人聚之江甯親加蒐討謂之新兵五營知總兵劉啟發能捕盜令以所部偵緝沿江盜爲衰止水潦降夾河隄隨隄儲時修浚百廢具舉同治七年法蘭西人鬭於安慶以輪船載兵轃石頭城下求見通商大臣或從臾宜豐以燕犒

公曰此不足狎也反復折辨卒有成言其明年五月民間訛言西人誘我嬰稚圍而戕之以爲邪藥衆大譁將火其廬公即遣幹吏詰虛實且曰若欲無事則速啓鎖關扃俾衆共見其人唯唯如命事乃已未幾天津民果以訛言殺法蘭西人人益服公先見公既薨西人在鎮江者謁我關吏服色有異詰以所以則曰馬公生我爲之行喪蓋公之遇事計慮深遠而能以威信服人者往往類此公之爲督撫不務張皇爲名嘗見賓客僚吏清坐相對渾不見圭角而開一商搉賢否輒深入骨髓州縣吏誠廉實愛民即少推樂爲之左右或圖熟爲媚好雖有才辨不一視其於衣服飲食車馬若一無所好雖文士圖籍之娛亦未嘗以屑意爲布政使司時主臨淮軍

計軍既罷而羨金逾七千悉出以資軍無所私公爲守[illegible]入
而於吏事尤練達僚屬慮所未及常逆爲之所[illegible]
衆論叢襍公徐以一言決定無不折服而尤勤[illegible]日久
色起治官文書夜午始息先卒一夕向乎定海防[illegible]行視
揚州河陂冒暑走烈日中歸而得暴疾兩顴赤如火衆皆謂
公宜養而公治事如故常自謂早得科未嘗學問及在浙
日窮孝經一二紙在江南嘗語衣言曰吾於涑水通鑑幸盡
讀之矣嗟公之生質既美而又能自奮於學以求通於古今
之故光積光大必爲名臣而豈謂其止於是耶豈非可惜也
哉公尚濬馬氏道光丙午舉人丁未進士安徽卽用知縣署
太和宿松亳州補建平調署合肥以軍功擢知州直隸州復

以軍功賞戴花翎擢廬州補安慶復以軍功得記名道署按察使廬鳳潁道布政使擢按察使布政使浙江巡撫復擢閩浙總督未上同治七年調兩江總督九年七月二十六日校武署西偏事畢步以還署甫及門賊自眾中躍出擊公中要害舁以入日授遺奏而氣絕年僅五十嗚呼公之年始及中壽　天子之用公與公之所以為　天子用者皆未有已也而豈謂其止於是耶昔胡文忠公年甫五十卒於湖北巡撫天下惜之者以為天實奪之若公者非天之奪之而豈人之所能禍哉公既遇害衣言以文闈事不及治公獄又一月衣言出闈大臣令會鞫賊衣言即抗言賊悍且狡非酷刑不能得實而叛逆遺孽刺殺我大臣非律所有宜以經斷用

亟與億天下有所畏懼而獄已具且奏衣言遂不

衣言之所以奪其愚戇爲公力爭亦豈獨爲公一人

既甍　天子特詔加公太子太保入祀賢良祠

子毓楨以主事分部行走又以安徽巡撫英公言賜專祠

慶最後又詔以總督陳亡例予䘏賜專祠江甯而大學士兩

江總督曾公又請祠公於本籍滸浮嗚呼　天子之聖實

能知公　天子之仁實能哀公公而有知其可以無恨也

已公娶金氏生二女無子以弟新祐之子爲子毓楨也壻二

某某其系家先德衣言嘗爲公考贈光祿公之墓碑茲不具

書銘曰

吾朝乾嘉漢文景世雍容盛平亂萌其際非亂自芽實繇官

邪𤍠已蓋厚而貽民瘧民怨無控久則一潰十稔乃已伊誰之力幸享其成遂怙其逢弗懲其旣酣嬉鼓鐘懿公之承元侯儒重畫一守規以固爲用曹任長者張惡嗇夫宦巧萬方無蹊可圖譁八之效百年匪久方馳而蹶有施勿究豺耶虎耶亦有虺蜴入則何心而勿公惻我銘之石無所避阿石可泐也銘則不磨